

被電

Being “Electrified”

■ 文 / 李彥範 花蓮慈濟醫院急診護理師

不論是哪個醫生或護士，不論資深或資淺，每個人一定都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：「我真的那麼一無是處嗎？」那種挫折感，彷彿是畢業後要學習的第一份功課。

在學生時期，你常常要挑燈夜戰，硬生生地吃下一本厚過一本的醫療知識，才通得過醫學院的養成教育，順利地拿到畢業證書。但一上了臨床，你會發現自己只是把過去所學的知識一本一本地疊在腦海裡，根本來不及在需要的時刻蹦出

來靈活的運用，解決你所碰到的難題。甚至，更多時候，是你根本沒有碰過、也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和處理的窘境。

聽學姊們聊起當年還是個新人時，被老人家臭罵的那段經歷。連下班時，走回宿舍的路上，眼淚就會開始掉下來，直到哭累了，還是得上床睡覺，第二天再繼續面對那群令人恐懼的嘴臉。「哪像現在的你們啊，不能打又不能罵的，還怕你們受不了、做到一半就跑掉



► 剛踏入職場的護理新人總是戰戰兢兢，深怕一出錯，不知如何面對窘境。



急診室內總是常常發生突發狀況，除了醫療儀器與志工的協助，護理人員是撐起急診業務的靈魂人物。



了。」殊不知她們在少了不乾淨的言語之後，話裡仍舊帶著威脅、否定與嘲笑的成分。

有次，我和學姊一起照顧留觀室的病人，因某個病患堅持要出院，而我卻找不到自動出院同意書給他簽名，身旁的學姊立刻脫口而出：「喂，你到底來多久了，還不知道單子放在哪裡，我很懷疑你真的有通過試用期。」順便再用鄙夷的眼光掃了我幾秒當作結尾。當時的我，不敢有太多的情緒起伏，怕影響自己照顧其他病患的品質與態度。但其實有好幾天，我很不喜歡再見到那位學姊，也不想跟她說

話，心裡常常暗自想像重重地賞她兩巴掌，以消心頭之怒。

像這樣的挫折感，在剛到急診工作的前半年，滿滿地填塞了我的胸膛，上班時間的每一個步伐，都踏得很沉重。試用期帶我的兩個學姊，一個是單位的主管，一個是大家公認醫學學理最強的，但我獨立後，卻表現得差強人意，速度無法跟上急診的節拍，也常常漏東漏西或少做了什麼，搞得她們會開玩笑地對別人說：「他不是我帶的，我只是在副護理長出國的這兩個禮拜『暫代』教導而已。」另一個立刻反駁：「你也帶了兩個禮拜，要負

起一半的責任啦。」這些話傳到耳裡，我也只能聳聳肩，故作輕鬆地說：「沒辦法，誰叫我不夠聰明機靈，她們又很不巧地、倒楣地帶到我。」只有在同期的新人面前，我才敢偶爾抱怨一下，戲稱她們一個是武則天，一個是拿著皮鞭的女王，讓我講話也都變得畏畏縮縮的，像個隨時擔心受怕又做錯事的小太監。

其實，再資深的醫護人員，在照顧病患或例行工作上也會出錯，只是他們總能一派輕鬆地說聲：「哎呀，我真的忙到conscious change(註一)了。」就一筆帶過。而我們新人犯的錯，總是會「昇華」成一個笑話(註二)，在大家的八卦資訊中心不停地快速流竄。一直到後來，我恢

復了翻聖經、默讀神話語的習慣，才漸漸從「不斷地被別人否定」的深淵中走出來，找回一點自信。

學姊說：「這就是我們單位在緊張工作之餘，發洩壓力的方式之一，大家都是對事不對人，你也不要太在意。」雖然，我不太能理解她想要告訴我什麼，也不太能理解這句話有什麼涵義，或者只是為她們的行為做一個合理化的解釋。再過幾年，等我也變成大家眼中的老學長時，我希望還能記得初生之犢的心情，對於新人，仍能多一分體諒，多一分包容，言語上只有鼓勵與安慰，而不要淪為其他新人眼中的「恐怖學長」。而在新人一個又一個的進來，我漸漸成為他們口中的老學長時，我也曾經氣到罵學





被喻為「台灣急診之父」的慈濟醫院急診室胡勝川主任，到現在還是不退轉的堅守崗位，他常說身體裡流著急診的血液。

妹，也曾經沒有耐心教導學妹，也曾經被搞到快腦充血、心中一堆火。事後回想，我才真的體驗到，在這麼高壓的環境下工作，你要當個能夠體諒與包容新人的學長姊，

確實不容易，也需要時間來學習。

感謝主，讓我有全單位表現最差的護士這一段經驗，在我走過之後，相信我給新人們的鼓勵與借鏡，一定更有用！✂

註一：conscious change指的是意識改變，護士最棒的才華就是頭腦靈活而且可以一心多用，但若是突然「出槌」，我們就會自嘲說自己conscious change。

註二：我犯過一個最搞笑的事，就是醫師要我幫某個病人打止吐針，因為直接打進血管會很不舒服，所以醫師要我把針插進點滴管後「往上打」，好讓藥物可以慢慢流進血管。但我聽成了「晚上打」，所以沒有執行這個醫囑，就推到留觀室交給學姊了，留觀室的學姊就問我這個醫囑處理得如何，我回應說：「學姊，醫師說晚上再打」。她回說：「晚上打？阿現在不是就是晚上了嗎？晚上何時要打？」我立刻回問坐在前面的醫師那個藥晚上幾點要打，醫師立刻笑到無法繼續打病歷。而這個笑話，在急診室流傳了三、四年……